



## 张泽石：一家 5 口都成了右派



曾几何时，我们十分为之自豪的“革命之家”，转眼间变成了可耻的“右派之家”，而且四分五裂，天各一方！

父亲被捕前是国家十一级干部，我们兄妹本是“高干子弟”，一夜之间变成了“反革命子女”！

### 上接 06 版

子，你还不到一岁就得为我吃苦了！”

我捧着相片深深地埋下头去……门被推开了，E 手里提着饭盒回来了！她看我一眼，放好饭盒就去拿了毛巾递给我，又将我手中的相片框子拿下来放回原处，双手扶着我的肩冷静地说：“什么都别去想了！我们先吃饭，吃完饭，你休息一下，我给你收拾行李！”听那口气好像我不过是出趟远门！

### “脱胎换骨”

1958 年 4 月 30 日下午，我们一行 10 人到达西黄村生产大队。那里已先有 10 几个从其它中小学来的同类。晚上开了有生产队书记、队长出席的会。宣布我们这个右派小队正式成立，行政上归生产队领导，政治上归区委派来的指导员领导。指导员提出：

(1) 要服从生产队的统一管理，遵守队里的一切规定，服从队里指挥。

(2) 努力劳动，从劳动中改变自己，脱胎换骨，成为新人。

(3) 继续批判自己的反党思想，加强互相监督，每周要开一次检讨会，每月写一次思想总结汇报。发现别人有反动言行及时检举。

(4) 在劳动和思想改造

中表现好的可以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。

(5) 如表现不好，抗拒改造则罪加一等，送去劳改。

(6) 正常情况下每月可以回家一次，若表现不好则留队反省，不许回家！

我们集体住在村边一座已废弃的旧庙子里，无心去扫除那年久沉积的尘垢，队里给了一点麦秸铺在已坍塌的神像下，打好地铺，就开始了“新生活”！

我幸好有当兵集体生活的训练，特别是战俘集中营恶劣环境的磨练，晚上尽管屋里哀声叹气，咬牙放屁，惊梦呼叫，鼾声起伏，我仍然能逐渐入睡，特别是在极其疲劳的沉重劳动之后！

痛苦的是有时半夜从梦中醒来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，一摸旁边没有了娇妻爱子，才想起自己已经沦落泥潭，不禁潸然泪下！

那时白天希望下雨，可以干点室内的轻活恢复一下疲劳，夜里害怕下雨，怕那种“罗衾不耐五更寒，梦里不知身是客”的凄凉袭来，怕出现那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，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”的难耐心境！

好在，这种“落难公子”的孤芳自怜情绪很快就被现实生活要操心的种种问题所排挤，家庭一下少了 52 块钱收入就是最大问题。

这又得“感谢”那两年分

文皆无的集中营生活磨练！我很容易地把牙膏、香烟、肉食这些奢侈品省掉而代之以盐粉、烟叶和素食，特别是一想到儿子那嗷嗷待哺的小样儿，就是餐餐吃窝头咸菜也心甘啊！

比起“生活关”，对于我这个文弱书生更难迈过的是“劳动关”。

我下去劳动的第一天就在“沙子坑”里干活，分给我的是抬石头，将分筛出来不能参入混凝土的大块石头成筐地抬往远处坡上倒掉，那个与澡盆相当的大筐，每筐石头得超过 200 斤，用碗口粗的大木杠做抬杠，我只抬了半天，尽管身子弯成虾米状，两手支着抬杠，肩还是肿起老高。

头天我咬牙挺过去了！第二天，上班开始一碰那已红肿充血的肩头，就痛得龇牙裂嘴，只得完全用双手使劲撑着抬杠磕磕绊绊地往前走，结果一次绊倒，杠子一下压在肩上，那种钻心的痛使我浑身都颤抖起来，但压了之后反倒麻木起来，我干脆继续用肩抬，三天后疼痛减轻了，一周后肩上起了茧子。

在艰难时刻我一是想别人干得了的我为什么不能干？二是想：为了 E，为了儿子，为了早日搞帽子回到她们身边，我必须豁出去！

沙子坑的超重体力活虽没有给我“脱胎”却有了“换骨”的作用！到了麦收时，我已敢

扛 200 斤重的麦袋了！

在农业劳动中我更怕的是“技术活”，首先是蹲在谷子地里耕地、间苗、除草，大家排成一排往前推，我尽最大努力，连女社员也赶不上，又怕不小心除了苗留了草，检查出来，说我存心破坏，更加手忙脚乱，有时觉得腰快折了，也不敢站起来歇一下。往前看别人已走了好远，而那地边尽头还遥不可及，那时多么希望干脆倒下去再也不爬起来，那润湿温厚的泥土原本就是人类脱离苦难的最好归宿啊！……

那次麦收，第一天我因不会磨镰刀，麦子割得又慢，留得茬还高，受了严厉批评，说我“松、尖、坏”！

我又委屈又恨自己不争气，那晚上请教了一位善心的老农才知道镰刀要放平磨，不能性急，不能翘起刀刃磨。

我花了半天时间将刀磨得锋利，第二天果然割得快多了，正要庆幸今天不会挨批了，刀刃顺麦秆滑下来切入左手食指根上，骨头都现出来了，血流如注。撕了衣服包扎好，结果，因为耽误了活还是受了批评！

我才知道那“夺麦大战”果然是还要流血的“战场”，只是我的血完全白流了，心想早知如此，这血还不如流在朝鲜战场上流在集中营的斗争中！

然而我必须特别小心的还是政治上不能再出漏子。那位

情节不重，但态度恶劣因而和我一起被订为二类右派的年仅 20 岁的李老师，当地里点种了麦荐玉米需要用小石碾碾压一下之时，可能因队上的小毛驴另有它用，叫他去拉了一天石碾子。他回来笑着说：“我当了一天牲口！”

不知何人向指导员汇报了，硬说他抗拒改造，不久便被罪加一等送了劳改农场，他一去 20 多年，大半辈子就交代了！

麦收之后，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开始了。吃大食堂，劳动组织军事化、大跃进，放高产卫星，真让我眼花缭乱。我们西黄村营在“打擂台”中立下了亩产 20 万斤小麦的“军令状”。我们的任务是先将那亩“试验田”深翻 1.5 米，我这样的高个子，跳下去都快看不见头。

等我们费了好大功夫将翻出的生土砂石再倒回去时，那块田竟比周围的地高出了 0.5 米，然后又命令我们早晚全部出动打狗，将周围村子里的狗基本都打完了，再将庙里的大铁锅架起来连夜熬狗肉汤，全部泼到试验田里，最后抬了一大麻包足有 200 斤重的麦种播在那块田里。所有这一切我清楚地看到那是一种怎样违反科学的蛮干，可我连一个字也不能说。

### 接上期

### 再见俄罗斯

相比于华商被没收的财产，华工们的个人积蓄并不丰厚，但也同样难逃法网，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，最重要的是携带积蓄回国的通路遭到隔绝。

苏联政府限制财产出境的规定，甚至比战时还要严格：出境者皮衣帽不准超过一件，鱼子不准过一公斤……携带金表或银表一个、结婚戒指一个，其他银制品每种不得超过一件……申请携带外币期、汇票及金属、宝石等物，总价值不

得超过 300 卢布。

实际执行中，边境官员往往不准携带任何贵金属和现金出境，华侨出境时还必须接受裸体检查，尊严尽失。

也有少数勇敢侨胞，带上打工所赚积蓄，利用漫长的国境线，翻山越岭，悄悄回国，只是难免有人惨遭边防哨兵射杀而登上新闻。

肉身携带财产跨境之路不通，能不能通过汇款解决问题？

答案是不行。苏联实行严格的外汇管控，每个地区每月对外汇款的总数有限，且有限的汇款额度往往被政府机关人员内部消化，比如有 10 万华侨的伊尔库茨克，每月向外汇

款总数不得超过 500 美元，均摊到每人才 0.5 美分。

华工勤劳致富、回乡安宅置业的梦想，至此已经彻底破灭。

不过，只要下定破财免灾的决心，这一时期的华侨仍能全身而退。

1920 年代中后期，随着苏联政局和对外关系的变化，国内排华的声浪越发激烈。

1926 年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开会决定：必须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，禁止中国人和朝鲜人流入苏维埃领土。

1929 年中东铁路事件的爆发，又导致了中苏全面冲突，苏联当局随即开始全面排华，同年即在远东大规模搜捕清

洗华侨，仅海参崴一地就逮捕七千人以上，哈巴罗夫斯克（伯力）则被押九百六十人，赤塔被捕华侨也有至少 1600 人。

和同时代苏联的其他囚犯一样，被捕华侨处境极为凄惨，毫无人身保障，有些每人每日仅给黑面包一片，甚至因饿而自缢者殊众。

还有些被捕者被发配修筑铁路，工作稍缓，即遭鞭挞。

中东铁路事件后的大逮捕只是个开始，整个 1930 年代，随着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扩大，远东地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的移居民族都成为了重点清理对象。

在 1931 和 1937 年的两次大规模抓捕和驱逐行动中，整

个远东包括华人、朝鲜人在内的移居民族至少有 33 万人被定罪判刑，这些人被强制西迁，流放至寒冷的西伯利亚，或者进入古拉格接受劳动改造。

苏联政府的排华政策极见成效：1926 年苏联官方人口调查中，有 10 万中国人留在苏联，远东地区有 7 万人；到 1937 年，全苏华人仅剩 38527 人，远东地区只有 24589 人，相当于 1926 年的三分之一。

到了 1940 年代，俄国远东地区华人已经销声匿迹，这个经历过沙俄和内战冲击而幸存的群体，终于在苏联政府的强大执行力下烟消云散。